

《〈城池：我和我的父亲汪国真〉书中不实部分的声明》

各位读过《城池》的读者，我是李桂英，我是这本书的作者的奶奶，也是汪国真的母亲。

国真的朋友告诉我说汪黄任写了一本关于他爸爸的书，我曾经问过汪黄任是否写了关于他爸爸的书，他说没写。这本书是2021年4月份出版的，2022年2月11号他才给我说这本书的事，这中间一直瞒着我。我看了以后，非常愤怒，这里边很多地方跟实际情况不符合，我岁数也大了，一开始也想沉默，后来我感觉良心不安，我还是有必要把一些事说清楚，希望孩子要诚实做人，不希望他和一些杂七杂八的出版社联合起来为了一些利益，误导读者。

这家出版社也是不核实清楚就出版，我希望出版社再出版写我家内容的书，请你们来我家核实清楚一些事，然后再出版，不要为了出版赚钱，就不尊重事实，让作者胡写八写，出版社也不核实。

一、作者父母的婚姻出现问题，是否与我有关。

（一）书中的表述如下：

1、她为这个家庭的具体事务立法，小到爷爷一顿饭被允许吃几块猪肉冻，大到为后辈的婚姻对象把关，一切都按部就班，没有一丝波澜。（见22页）

2、训诫是她表达对后辈关爱的常用形式，晚辈对长辈就应该服从，这在老一辈人看来自然天经地义，但年轻人却不理解这一套，她的约束或许也是当初妈妈离开的原因之一。（见62页）

3、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要先走，终于，在几年之后的一个春节，妈妈不愿意再在大木仓胡同那个格格不入的大院里挨下去了。她抱着我回了娘家郑州，虽然一开始只是打算暂住，但此后直到他们俩正式离婚，我们都很少回到教委大院。（见25页）

4、我猜测她当初一定是被爸爸抛弃了。她和爸爸结婚那一年，正值青春年少，才二十出头，却倒霉地嫁到那样一个腐朽、散发着儒教等级制恶臭的家庭里（见104页）

(二) 需澄清的内容:

1、汪国真的妻子黄俊是汪国真自己选的，在河南参加活动时认识的，当时给汪国真介绍对象的人比较多，国真跟我商量自己的婚姻自己决定，我也答应了。

黄俊的妈妈有一天给国真打电话说黄俊在家不吃不喝，国真就说让她来北京。两个人年龄相差 16 岁，我怕黄俊年龄小，又是独生子女，只是一时头脑热，我就把家里的情况做了介绍，包括家里房子的情况，当时房子不大，让黄俊自己考虑清楚。

2、黄俊结婚后没有上班，也很少做饭，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都随她，早上一般都睡到八九点，我也没管过。黄俊快生孩子的时候，家里当时商量在离家比较近的医院生。后来黄俊和她妈妈商量要去复兴医院生孩子，也随了她。孩子出生后一开始喝国产奶粉，她提出来让孩子喝进口奶粉，家里也买了进口奶粉，后来孩子喝了进口奶粉不消化，又换回国产奶粉。孩子 11 月份出生，孩子 20 多天的时候黄俊让我请保姆，我没给她请保姆（家里地方小，保姆没处住，我和老伴都退休了，也能照顾孩子），黄俊就非得抱着才两三个月的孩子坐飞机回河南，我说孩子这么小，还坐飞机，出了事你要负责任，她也不听。不是书中所写的在几年之后回的河南。回到河南后，她把孩子的出生地，孩子的姓，孩子的名都改了，导致后来国真给孩子往回迁户口时，因为很多事情对不上，就特别麻烦。

孩子妈妈黄俊总是住在河南，导致两人长期分居，这才是他们婚姻出现问题的原因。

二、汪国真接汪黄任回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养老做打算，也没把汪黄任作为工具人。

(一) 书中的表述如下:

1、他来得突然，让人多想，听说他之前在家里摔倒过一次，在地上躺了半天。没有办法，他只好打电话把我表哥叫来，这才把他背去送医，也许这件事对他触动不小，他由此想到自己还有个儿子，但总在郑州不和他见面，父子间就生分了，一旦有事，我就不听调遣了。我不愿相信这个理由，因为这让人想起来就难受。这条理由冰冷又现实，把我物化为一个工具人（见 58 页）。

2、我猜测她当初一定是被爸爸抛弃了。她和爸爸结婚那一年，正值青春年少，才二十出头，却倒霉地嫁到那样一个腐朽、散发着儒教等级制恶臭的家庭里，离婚后孤儿寡母相依为命，她还生病，爸爸在外面对我们不闻不问，过的好不快活！到我快长大了，他又来郑州找我，想来启用我这样一个暗伏已久的工具人，为他的养老做打算。（见 104 页）

（二）需澄清的内容：

1、汪国真和黄俊离婚时，因为孩子小，所以孩子由黄俊抚养，生活费当时的标准应是每月给 300 元，黄俊提出要 700 元生活费，国真也同意了，法院调解的就给 700 元，后来给 1500 元，再后来给到 3000 元，另外孩子上培训班、衣服玩具啊其他的费用也都是国真出，国真也是一有时间就跑去河南看孩子，孩子自己也把他爸爸满足他各项要求说成是财神爷给儿子撒钱。我真是替我儿子感到心酸。

2、国真、我还有我老伴都是想孩子马上上小学了，当时的政策允许孩子的户口可以随爸爸了，这样孩子的户口可以迁回来，可以在北京接受好的教育，可是孩子姥姥说舍不得，孩子就没回来。

3、孩子上初中时也商量过让孩子回北京接受教育，但种种原因没回来，后来孩子姥姥家同意孩子回来参加高考，这期间国真为了户口的事跑了很多次，我还有孩子的爷爷，姑姑都在给孩子找学校，我找了 63 中，爷爷找的 35 中，二龙路中学。孩子的姑姑玉华找的实验中学，还问了 161 中学等学校，各个学校都说汪黄任成绩差不接收。玉华找了北京实验中学的试卷让汪黄任做。

4、国真还年轻，也有再婚再生孩子的打算，根本谈不到养老的问题，让孩子回来，就是为孩子的户口，上学以及前途着想的。他在书里胡乱写他爸爸，说为养老做打算，把他当成工具人，这是不真实的。

三、关于我的家庭是否存在无孔不入的管控，是否为腐朽、散发着儒教等级制恶臭的家庭。

（一）书中的表述如下：

1、才二十出头，却倒霉地嫁到那样一个腐朽、散发着儒教等级制恶臭的家庭

里，离婚后孤儿寡母相依为命，她还生病，爸爸在外面对我们不闻不问，过的好不快活！（见104页）

2、爸爸曾经的妻子是一个郑州女孩，比他年轻许多，生了一个男孩，因为受不了汪家无孔不入的管控，她后来把孩子抱走了——作者既然连这件事都知道，那又如何断定，文章里写的其他事情是假的呢？（见104页）

（二）需澄清的内容：

1、我和我老伴有两个孩子，汪国真和汪玉华，我老伴是厦门大学毕业的，在教育部和劳动部工作过，有一次出差回来，带回两条丝巾，我就想送给家里的亲戚，老伴说这是公家的，不能送，要交回单位的。我老伴一生清廉，勤勤恳恳。我是衬衫厂的职工，我奶奶是当地有名的善人，总是帮助别人，也教育我，自己能帮助别人，总比别人帮助自己好，我一生中跟厦门的亲戚关系都比较好，跟同事还有跟大院里的邻居关系都特别好，我老伴一直教育孩子要追求真善美，我的整个家庭是一个用现在的话说叫充满正能量的家庭。

2、我的两个孩子，都是当年（1978年恢复高考）的大学生，国真写诗也取得了一点成绩，国真的为人，他的朋友和同事是有目共睹的，他去世后，他的很多朋友来家里看我。玉华不管是学业还是工作也做的很好。国真和玉华两个人关系特别好，整个家庭是相互包容相互帮助的。作为姑姑，在汪黄任高中的时候，帮助汪黄任学习数学，汪黄任一开始数学30多分、40多分，他姑姑帮助她提高了几十分的数学成绩，帮他找学校，找试卷，后来高考完，他姑父帮他选学校，河南大学就是他姑父经过分析给他选的，这个家庭的人给他提供了无私的帮助，被他说成裁判所。

3、家里的人为了他的户口，学习，生活都尽力在做，整个家庭成员都在积极努力地生活，国真的诗也是积极向上的内容。汪黄任却污蔑这个家是腐朽、散发着儒教等级制恶臭的家庭，我们这个家这么恶臭，怎么能培养出两个优秀的孩子，我儿子的诗怎么会那么积极向上。汪黄任没在这个家庭长大，却不尊重客观事实，在书里胡说八道。

4、家长管孩子是应该的，那是家长的职责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我老伴去干校，我一个人带着俩孩子，我鼓励他们积极上进，高考制度一恢复，俩孩子都考上了大学。至于汪黄任所说的汪家无孔不入的管控，我如果真无孔不入，黄俊不

可能嫁到汪家来，她也不可能随便把几个月的孩子带回郑州，还给孩子改了姓，改了名，改了出生地。汪黄任对他爸妈的婚姻有看法，我能理解，但要弄清楚客观情况，不要捏造事实。

四、特别声明：

汪国真去世前写了遗嘱，把所有的财产，包括著作权的部分权利也给我了，如果有任何机构或者个人有涉及到汪国真著作权的合作或其他问题，我岁数也大了，就找我女儿汪玉华，电话：13601307610 或找马玉芬律师：15810287616。

结束语：我儿子去世后，我儿子所有的事都是他姑姑汪玉华在操持，包括涉及到他爸爸诉讼的事情，这孩子都没参与。现在突然出了这本书，对他爸爸也怨恨，对汪家整个家庭也充满了敌意和攻击，这是我儿子想不到，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。

希望作者把书中不实的内容都一一澄清，好好做人，我等着。

声明人：

李桂英

2022 年 2 月 28 日

注：本稿根据李桂英的口述及视频整理。